禮書通故

社禮通故

禮書弟一十三

定海黃以周述

周官或言大示或言土示或言地示或言后土或言社稷以周案大示者大地之示也土示者五地之示也社稷者建國之土示也后土地示者大示土示之通偁也或謂土示非大地之示不辱偁后土地示非也既曰土示非后土乎土示爲五地之示非地示乎謂五帝不辱偁天帝五地不辱偁地示皆膠柱之見也

鄭元云祭崑崙之神亐方澤祭神州之神亐北郊孔穎達說崑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崑崙東

南一州百地有二神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夏正之月祭神州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許敬宗云方丘外有神州分地爲二甚乖典據楊復云祭地惟北郊及社稷以周案圜丘方澤皆取自然之地而不假人爲者也泰壇泰折皆假人力封土而爲之者也圜丘方澤爲大祭亦謂之禘泰壇泰折爲祭天地燔瘞之處而啟蟄郊亦在泰壇神州祀亦于泰折方澤對圜丘神州祀對啟蟄郊鄭義如此方澤之祭主大地夏日至祭之周官有明文泰折之祭主神州其祭月唐書儒林蕭德言傳引崔靈恩義宗祭神州北郊以正月御覽五百二十七引成

伯璵外傳立冬之日祭神州于北郊孔疏又引或說建申之月祭之各以意言後人因此紛紛致詰孫炎郭璞說天既祭積柴燒之地既祭瘞埋藏之皇侃崔靈恩等說燔柴瘞埋皆在行祭之先陳襄云陰祀自血始則瘞血以致神不可不在先也至禮畢則以牲幣之屬瘞之先儒于瘞之始即用牲幣之屬是備于先而闕于後也後世知瘞牲幣于祭末而不致神于其始是備于後而闕于先也以周案孫郭之說本鄭君皇崔之說本賀循今從鄭禮經祭地瘞周官以血祭祭社稷二祭不同陳氏牽合為一而謂先血後瘞尤舛詳見郊禮

門

記祭祇燔柴祭天瘞埋祭地用騂犢周官牧人陰祀用黝牲據大宗伯文牲放器色則祭地又用黃琮黃犢鄭元云方澤用黃北郊用黝祭祇瘞埋亏泰折與天俱用犢連言騂爾以周案黃犢以祭地黝牲以祀社祭祇用騂犢為祭天地燔瘞之牛說詳郊禮門

周官宗伯黃琮禮地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鄭元云黃琮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兩圭有邸以祀地謂祀亏北郊神州之神陳汲云黃琮言其色兩圭言其形祭地用兩圭之黃琮以周案祭天圭璧並用祭地亦圭

琮竝用說已詳郊禮門圭琮形制不同攷工記有明文不得合兩圭黃琮為一器陳說亦謬

祭地之服無文王肅崔靈恩孔穎達賈公彥皆謂與祭天同服大裘陸佃云夏至祭地安可用大裘以周禮司服司裘言大裘祀天竝不及地大裘象天亏地無取也屨人云凡四時祭祀以宜服之屨且四時從宜況衣乎梁陸瑋議以黑繒為裘唐輿服志以黑羔皮為緣皆謬制

異義云夏至天子親祀方澤侍中騎尉賈逵說晉無圜丘方澤之祭者周兼用六代禮樂晉下周用四代其祭

天之禮亦宜損于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以周案賈說蓋無圜丘方澤之祭與鄭同蓋郊不在日至與鄭異賈說爲長

高堂隆云古娀英姜嫄盛德之妃未聞配食于郊宜兆云經典無配地之文魏以先后配不合禮制以周案注疏祭地有崑崙神州二祀分畧稷以配之禮記外傳又有后稷后土之分據孝經緯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則周人祭地祇配后稷而已諸說各異要未有謂配以先后者也先后配地始于漢非古 右祭地

張載云郊者祀天之位社者祭地之位郊外無天神之

祀社外無地示之祀凡言社者卽地示之祭黃履云祭天地皆併郊社者土之神豈有祭大示而可謂之社黃澤云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責可辱乎周禮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弟五等之服不尋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祭地明矣以周案經傳中郊社之社通舉大地言社稷之社專主一國言兩祭同名異實諸說各主一偏楚望說近是

胡宏云周官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

無祭地之文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明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萬斯大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所謂方丘太折即此夏日至地示之祭亏此行焉此北郊之社與郊對舉者也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載芟詩序所謂春藉田而祈社稷者亏此行焉此庫門內之社不與郊竝偁者也以周案經傳有郊社對舉者郊為祭天神之通偁社為祭地示之通偁也析言之地與社自有別胡萬二說皆本張子胡氏據周官言祭社稷不復及地言祀地不復及社稷以明社即地地即社而不知禮

言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則地非社明矣萬氏又以大社當方丘而不知方丘在北郊周書作雒解云乃建大社亏國中則大社非方丘亦明矣

异義云今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五土以為社古左氏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許慎謹案春秋偁公社今人謂社神為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鄭元駁云禮社祭土而主陰氣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爾以周棻鄭意社為五土總

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鄭義爲長書疏云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本今孝經說公羊傳云諸侯祭土何注土謂社也傳不言社而言土不取古左氏說是

春秋孝經今文家同義

异義云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𡿨後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弃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許愼謹案禮緣生及𡿨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𭁈但以稷米祭

稷反自會鄭元駁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弃不㝵先五嶽而食大司徒之五地吐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爲民利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五土之總神鄭謂社也六樂亐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示則土示與原隰同用樂也詩信南山云畇畇原隰下云黍稷或或（今禮疏作下之黍稷或云六字譌此依信南山詩疏校正）原隰生百穀稷爲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㝵以稷米祭稷爲難以周棄稷爲穀神穀神者何原隰之神也社爲五土之總神其祀又大亐稷鄭駁爲長續漢志注引盧植說社

以土地為本也又引荀爽問仲長統以社所祭何神統荅所祭者土神也亦同鄭義周禮以血祭祭社稷樂用靈鼓大嚣三季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若句龍周弃為社稷是人鬼也人鬼不用靈鼓不𢑴越紼而祭雖有血而不埋也杜氏通典巳詳之矣

為鄭學者說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社所以神地道禮運命降于社之謂殽地據此社卽地神王肅難云禮運祀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云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祭地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

裘衮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
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爲鄭學者通之云社是地之別體
有功于人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
地也以周案方澤祭地而有通徧社者猶圜丘之通徧
郊也社稷非祭地而亦有渾徧地者猶五帝之渾徧天
也鄭意社爲地示之屬非人神豈謂社稷即祀地哉社
稷與祀地典禮固不同也爲鄭學者馬昭等也其說得
之
王肅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
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社惟祭句龍更

燕配祭之神為鄭學者通之云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示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配同牲以周案郊特牲必全脅則神與配各一牛故曰二牛社大牢非全脅也則神與配不必用二牛故曰牛一羊一豕一王說甚固為鄭學者說亦未嘗王肅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明文后稷不係天也祭法及左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句龍也為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故不得係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為社以周案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稷亦配而曰郊稷是猶

句龍亦配而曰祀以為社以為社者明其本非社也經傳郊社竝言多舉天地為說社為土神甚明王肅因祀社之文而曰社卽句龍則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社所以神地道又將何以為說乎如謂句龍能平水土故記直謂之祭土神地則句龍配食土地亦何嫌傳直云祀以為社乎為鄭學者其說亦曲

王肅難鄭云春秋傳伐鼓于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鄭月令注社后土也孝經注句龍為后土鄭既知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為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

言之句龍為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僻后土與句龍僻后土名同而實异也以周案社為建國之土示不旱責責其配食之上公而已矣豈謂上公卽社神哉為鄭學者旱之

記祭法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為稷孔穎達云夏末湯遭大旱七秊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弃以周案夏之衰當依魯語作夏之興經意烈山氏之有天下也農能植百穀夏后氏之興也弃又繼農之事故後世迭祀農弃以配稷或說易農祀弃本起夏世與左傳夏以上祀柱商以來祀弃之語不合如孔氏疏亏魯語夏興之

文固悖于祭法之文亦須改商之興也易周弃乃通且
句龍柱弃上古人臣夏殷配祀社稷于禮宜之及周有
天下則弃為太祖以天子太祖與上古后土之官並配
朝右于義不順祭法言夏代周弃繼之左氏言自商以
來祀之均未言及周祀惟鄭注云后稷有播種之功配
稷祀之但后稷非弃一人官職弃固后稷而后稷不可
盡目弃也鄭注八蜡云司嗇后稷或亦以為弃而儕之
于貓虎之閒尤謬
王肅孔晁王景侯等說王者祇立一社一稷其布下圻
內為百姓立之謂之大社不自立于京都也今並立二

社一神兩位同時竝祭亏禮爲類召誥社亏新邑唯一
太牢詩乃立冢土亦兼兩社劉書傳咸等說天子尊祀
宗廟故冕而躬耕躳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親耕
故自報自爲社者爲藉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爲本人以
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此社之所以有二
也大社天子爲百姓而祀故偁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
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爲立社故偁
大社也若夫衆庶之社不偁大矣召誥詩文皆舉社以
明稷舉一以明二其文略爾以周案劉傳之駮是巳
賈公彥說諸侯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國之社皆

有稷配之陳祥道鄭鍔說王社侯社國中之士示而已無預農事故不置稷王與諸侯皆三社二稷朱熹云舊說社有主而稷無主似不可以意增以周案詩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所謂社即王社則王社有稷明矣予路曰費有人民有社稷所謂社即置社則置社亦有稷明矣周官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是勝國社亦有稷矣社大而稷小祭法言立社封人言設王之社壝並不言稷舉社以賅稷也漢代立大社大稷又立官社而廢官稷官稷廢于光武見唐禮樂志非古也至唐又廢官社而祇有大社大稷焉

五經通義云大社在中門之外稷在西王社在藉田中在國者為天下報功在藉田者為千畝報功也孔穎達云大社在庫門內之右王社書傳無文或云與大社同處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云王社在藉田王自所祭以其粢盛故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張載云大社為羣姓所立必在國外王自為立社必在城內以周案記云祀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國對郊言謂國中也佗雖解云乃建大社于國中其明證也續漢書祭祀志大社在中門之外中門外卽庫門內與孔疏合張說非也大社為民而立何在國中則王自為立

社尤不宜在國外詩序春藉田而祈社稷言二祭皆歌此詩非謂祈社亏藉田也藉田與祈社異時社與藉田亦非必一處崔說亦非

蔡邕云天子社稷土壇方廣五丈諸侯半之社稷二神同功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任預云疏引條牒論稷壇在社壇西俱北鄉營兆壇共門或曰在社壇北焦循云社稷同壇稷者原隰之神已在社中又立稷壇是有二稷矣地道尊右稷居社右是尊卑之佐案矣以周案社稷皆有壇而外環以垣其垣東木爲之而塗以土穀梁傳云亾國之社爲廟屏屏內東交木而外塗之以土亾國社

可為廟屏者以社制本束木而塗土也晏子問上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是其證也亡國社屋之奄其上柴其下不樹以亡國社有樹不屋亡國社在中門之東國社當在中門之西中門內為內朝故曰閒亐兩社宗廟在亡國社之北稷壇亦在國社之北獨斷云壇方五丈諸侯半之

本春秋家說見白虎通義

白虎通義云尙書逸篇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以周棨北史劉芳傳引五經通義五經要義皆謂社稷有樹逸篇所言亦謂亐一社之中

分五方樹之曰非謂天子有五社也續漢書祭祀志下

周官馬融注引或說王者五社大社在中門外惟松東

社八里惟柏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

惟槐斯謬矣

异義云今論語說哀公問主于宰我宰我荅夏后氏以

松夏人都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周人

以栗周人都灃鎬宜栗也以周案論語問社張包周本

作問主公羊家說以爲宗廟主許君以宗廟主焣用松

此謂社主鄭不駁說詳宗廟門鄭注據周官樹之田主

以證論語以爲夏松殷柏周栗各以其野所宜木或據

尙書逸篇東社惟柏西社惟㮚以為殷都亳在東故社惟柏周都豐鎬在西故社惟㮚其說可通愈理初謂五方田主各樹所宜木不遵松柏㮚之制論語所言是創木之主或松或㮚各依京師不可信

社主之說不一　或云社樹木以為主或云以石為之或云削木為之或云石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方其下埋其半亏土中或云石主長尺六寸方尺七寸以周案古者軍行載社主軍還復奉主歸諸社（見大司馬法）陳侯亦嘗擁社以見鄭子産如祇樹木以為主則主不可載如用長五尺方二尺之石主埋其半亏土中則主不可擁

如以戰擁之故而易以木主則露立社壇又易朽腐今以鄭義攻之論語問社謂田主大司徒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屬謂田主各以其野所宜木是不限以松柏栗矣論語言夏以松殷以柏周以栗當指國社言大司徒言各以其野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是以方社言記言社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壇而不屋凡無屋者不設木主故樹其木以為神位墨子明鬼篇聖王建國營都必擇木之修茂者以為菆位菆位者主道也社無屋樹木為菆位與士無廟結茅為菆位正同凡為菆皆無別主而鄭注

小宗伯大師立軍社則云社之主蓋以石為之晉志引摯虞說大社為羣姓所報立主不可廢故凡被社釁鼓主奉以從則王社也是則軍社用王社主王社又有石主矣其所以用石主者為王社亦無屋無屋者不設木主也唐張齊賢議大社主亦引春秋祓社之事云社主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呂氏春秋殷人社以石今見淮南齊俗訓其來尚矣申其說者謂大夫以下之社以所樹之木為主天子諸侯大社既樹木為菆位亦用石主以依其神別備一義石主可奉可擁其制蓋小後人以宋臣言石主長五尺過重即以唐臣所議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

寸亦不復奉擁亏是有木主之說愈理初遂以論語夏
松殷柏周栗謂削此木以為主又以木主不宜露立亏
是有用石匱以藏之說亏古無徵有難取信至錢竹汀
謂社木非主方觀旭謂軍社以幣帛為主其說更誣
張幼倫云社日用甲尊之也周公卜洛建王都戊午社
亏新邑自此皆用戊日御覽引禮記外傳注邱光庭云社祭土土
臬木故用戊召誥周書則周人不用甲也郊特牲云甲
者當是异代之禮以周案召誥所言本非常祭郊用丁
社用戊非常禮也郊特牲言社日用甲正據周禮觀下
薄社北牖之文自見

王肅云郊特牲言祭社君南鄉于北墉下荅陰之義陰氣北鄉故君南鄉以荅之也秦靜云社稷別營自漢以來相承南鄉漢之于周世代未遠鄗上穎基商耶餘樹猶應向存迷失方位未至于此通儒達識不以為非何佟之云祭社北鄉故荅君南鄉社主陰氣故也餘祀雖亦地祇之獘而不主此義故位鄉不同不尋見餘陰祀不北鄉便謂社應南鄉也據周禮祭社南鄉君求幽宜北鄉而記云君南鄉荅陰之義則求幽之論不乖與以周案墉以依主君鄉南墉必非北墉在北君必不能南鄉記文宜君南連讀鄉于北墉下連讀社壇無屋有墉

北墉下社主之所在也君在社南而鄉于北墉是爲荅陰荅之言對也郊特牲又言君之南鄉荅陽之義則此云荅陰之義是君鄉北明矣且自南北二郊以及羣神小祀位皆南鄉初無陽祀陰祀之分何氏既知餘陰祀不北鄉而謂社獨不然君可以南面臨之其足信乎至稷主東鄉之說尤爲謬妄之不待辨者

毛詩傳云社稷之牛角尺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又嶽四瀆角尺孔穎達云社稷卑于宗廟宜與賓客同尺以周案禮緯葢以大宗伯血祭社稷在五嶽上遂生曲說參見羣祀門

异義云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膰以周案公羊穀梁皆云脤者何俎實也生曰脤孰曰膰與左氏說异當以左義為長左云受脤亏社祀有執燔戎有受脤周官大宗伯注脤膰社稷宗廟之肉說文脤作祳社肉盛以蜃膰作鐇宗廟火孰肉並從左義

記郊特牲唯社邱乘供粢盛鄭元云四邱曰甸或謂之乘皇侃云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邱乘共之示民出力也方慤云邱言其地乘言其賦使軍賦之家而共粢盛亏社即軍行祓社凱旋獻社之意以周案此言大夫以下成羣所立之置

社皇說是也邛乘其粢盛據族酺黨禜言之乘讀如字
方說可通古有邛乘之名周官稍人職掌令邛乘之政
令文與此同蓋古乘洽始亏邛成亏甸詳軍乘門
鄭[元]云一獻祭羣小祀三獻祭社稷五祀五獻祭四望
山川七獻祭先公孔穎達云司服職[元]冕一章祭羣小
祀希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毳冕五章祀四望山川鷩冕
七章享先公故鄭知獻數同也而大宗伯以血祭祭社
稷五祀五嶽又大司樂祭社稷奏太蔟祀四望奏姑洗
又禮緯社稷牛角握五嶽四瀆角尺以此言之則社稷
尊亏四望山川而獻與衣服卑者從神之尊卑其餘處

尊者以其有功與地同類故進之在上也陳祥道云賓
客之禮王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諸侯長十有再獻
皆服鷩冕七章而已鄭謂獻數必係亏服章哉鄭氏誤
矣一獻孰三獻爓則五獻其血乎禮所謂血祭社稷是
也以周案社稷五祀均有大小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
五祀文列五嶽之上卽詩所偁之冢土周書作雒解禮
記郊特牲所偁之大社是也其五祀左傳所謂句芒祝
融蓐收元冥后土之神祭亦五獻司服以希冕祭社稷
五祀禮次四望山川之下如王社州社及社稷之在都
邑者是也其五祀則月令祭法所謂戶竈中霤門行之

祀祭宜三獻二者分之理順合之說舉

鄭元云天子祭天地社稷祝辭皆稱嗣王某魏從王肅議祭社但稱皇帝唐開元禮祭天地曰嗣天子臣某祭社稷曰嗣天子某祭社稷之配神曰皇帝某以周案曲禮云天子外事曰嗣王某凡祀天地社稷山川無异稱也唐于天地稱臣于古無聞晉荀偃禱河稱曾臣彪其官臣偃以明上有天子非對河稱臣杜預注是白虎通爵篇引中候曰天子臣放勛太平御覽卷八十亦引此以為帝堯刻璧沈雒文開元禮蓋本此然中候之文不足為訓天子父事天故曰天子詩曰昊天其子之以臣

事天自古未聞且對雜傳臣號而不名皆未合禮

亳社禮記作薄社公羊作蒲社鄭元云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何休云魯蒲社災先世之亾國在魯竟者以周案鄭意殷始都薄薄為古文亳之叚借其作蒲者古文薄之隸省也依何意蒲為薄之借薄社乃其國竟先世之社非必殷之亳社禮謂之勝國之社公羊謂之亾國之社白虎通義又謂之誡社

記郊特牲云薄社北牖使陰明也公羊傳云亾國之社掩其上而柴其下焦循云論衡亦云屋其上棧其下說文棧棚也蓋如今之柵欄然以柴作棧已自通明不必

北牖如郊特牲說唯有北牖則不可入尸祝之類疑四面為棧向北有門可通出入也以周案柴棧同義鄭注媒氏亏奄其上棧其下之下曰使無所通論衡亏屋其上棧其下之下曰絕亏天地絕卽不通之謂則所謂棧其下者是編柴以為壁使四面不通明也焦氏誤以棧為通明之物反疑記文謬矣祭亾國之社在北牖下然北牖亦惟亳社有之

穀梁傳云亾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白虎通義云器國之社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置宗廟之牆南以為之屏示賤之也陳祥道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不

容以亾國之社為之穀梁說不可攻以周案穀梁意立
亾國之社為宗廟屏屏卽宗廟之牆非在牆南為之亦
非內屏外屏之謂也

孟子言變置社稷說者引湯時大旱遷柱祀弃以為證
或云毀其壇壝或云變易祭祀之禮以周案置立也變
而立之也孟子言變置君者立賢君以安社稷非殄其
世也變置社稷者遷樂土以安民非殄其神也且夏亏
庚周亏殷异世不异社烏㝵以旱乾水溢之故而輕易
其神卽湯之遷柱亦以弃之功大而易之爾如般庚之
遷殷斯變置社稷之謂與

春秋左氏家說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惟正陽之月日食于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莊二十五秊六月朔日食鼓用牲于社不鼓朝而鼓社非其處矣不用幣而用牲非其物矣穀梁家說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公羊家說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縈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以周案三傳互异據公羊說鼓用牲于社皆合禮左傳以為皆失之穀梁又以為鼓禮牲非禮當從左氏古文家言為正朱絲營社古文家亦用其說鄭注大祝六祈四曰禜又曰攻禜讀如日食以朱絲縈社攻如其鳴鼓然續漢志注引干寶

周禮注云社大陰朱火色絲維屬天子伐鼓于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于社請上公也伐鼓于朝退自攻也董子繁露止雨云以朱絲縈社十周劉向說苑云大水及日食皆陰氣太盛而上滅陽精故鳴鼓而懾之朱絲縈而劫之是朱絲縈社同伐鼓之義亦天子禮矣　又案伐鼓助陽古說皆然太平御覽引馬注云救日食則伐鼓北面體大陰救月食則伐鼓南面體大陽月食伐鼓于義何居

許慎云社地主也周禮二十五家為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鄭元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

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孔穎達云言百家以上者不
限多少故鄭駁異義引州長職云以歲時祭祀州社是
二千五百家為社也雖云百家以上惟治民大夫乃得
立社故鄭駁異義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是
也此大夫所主立社稷則田主是也故鄭駁異義引大
司徒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
其野注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以周案周禮
有族酺黨禜州社之分百家為族五百家為黨二千五
百家為州惟州立社則二千五百家為一社也而族黨
之酺禜亦即社之細故亦有以酺禜為社者左傳齊與

衞地書社五百卽黨禜之地也案書社有大小以五百爲正荀子桓公與管仲書社三百此小于黨禜者也史記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里衍文此大乎黨禜者也鄭注百家以上其立一社卽族酺之說也至漢時又有里社之名禮家據此遂以二十五家爲一社引郊特牲唯爲社事單出里爲據夫單出里者謂里人皆往祭于社下言惟社邱乘共粢盛則邱乘且其社而社非一里明矣學者不尋據此以緣彼也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以猶與也與下成羣始尋立社則社屬民衆不屬大夫故大夫主宗廟不主社稷也且大夫所立置社與王侯自當有別鄭義大夫置社祭田神詩謂之田祖

左傳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杜預云千社二萬五千家
以周案千社千室之社也千室大邑有社子路曰費有
社稷是也杜說不揆事情齊給寄公之地奚能有二萬
五千家
劉繪說牧人陰祀用黝牲論語山川用騂角與黝兆何
佟之云周禮以天地為大祀四望為次祀山川為小祀
自四望以下牲色各依其方以祀大宜從本祀小從所
尙也以周案鄭注牧人陰祀云祭地北郊及社稷不及
山川佟之說是
覲禮祭山邱陵升大宗伯祭山林埋爾雅祭山曰庪縣

鄭元云爾雅之文襍不可盡據以難周禮孫炎云埋亏山足曰庪埋亏山上曰縣邵晉涵云如孫氏說覲禮所謂升者謂其縣也大宗伯所謂埋者謂其庪也爾雅合而言之故曰庪縣可無疑其文襍而相難矣金鶚云祭山林者先縣之而後埋之山屬地而其高配天故縣與埋竝舉以周祭庪李巡注訓庪置庪置若縣卽升也大宗伯之山林別五嶽而言之蓋五嶽自庪縣爾縣似不可訓埋

禮書弟一十四

羣祀禮通故一

定海黃以周述

周官小宗伯言四郊四望四類鄭衆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鄭元云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或說四類卽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者或說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周案四郊以祀天四望以祀地四類以祀四方

周官大宗伯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鄭元說天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地謂神在崑崙者也四方謂蒼精赤精白精黑精諸帝以周案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

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此即小宗伯所謂四類加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此即虞書所謂六宗鄭義失之

伏書大傳云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云禋于六宗歐陽和伯夏侯勝等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時祭於[正義引作四方]居中央助陰陽成變化之神實一而名六許慎駁歐陽云宗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司馬彪駁伏傳云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以周案歐陽說六宗無所指明杜佑等乃以六天之說實之謬甚書既言類上帝而六宗中何復舉天帝之祀也馬融說六宗從伏傳其說上

帝爲太一天神之最尊者最合伏意記曰禮始于太一分而爲天地故類上帝在六宗之先類及太一不及天望祀山川不及地則六宗者祭天地及四時也舜于攝位之告不應遺天地之祀四時即四方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此即唐虞六宗之禮也六宗之說惟伏傳爲近是其次莫加鄭注古尚書說天宗日月星(星本作北辰)地宗河海岱鄭元駁之云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中無山川明矣以周案鄭駁是也孔光劉歆等以水火雷風山澤爲六宗其失

與古文家同

鄭元云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幷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司馬彪駁之云幷五緯以為一分文昌以為二箕畢旣屬亐辰風師雨師復特其位以周案鄭意禋煙也周禮言實柴槱燎與書之言煙正合故據之司馬彪之說不足以難鄭如其說宜先駁周禮

王肅偽孔傳等割取祭法泰昭祭時坎壇祭寒暑王宮

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以說書之六宗

司馬彪駁之云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于上遺

其四方于下以周案司馬之駁是也六宗之說多難據

信又加盧植攀虞說月令祈來年于天宗卽六宗之神

孟康說六宗天地間遊神張髦說三昭三穆爲六宗虞

喜劉昭說六爲地數六宗主祭地張迪說六宗卽六代

帝王司馬彪說天宗地宗四方宗爲六宗天宗日月星

辰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宗四時五帝之屬後

魏孝文帝及杜佑說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羅泌說天

宗地宗河宗岱宗幽宗雩宗方以智說是重黎該修熙

句龍五方之六神其謬尤不待辨近時說六宗者全謝山謂卽左傳之六物歲時日月星辰沈果堂謂是六府之神阮雲臺謂禋是柴祭之名六宗卽明堂之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上帝卽五帝及配帝爲六宗周公宗禮本亏虞虞書曰至亏岱宗柴岱絕句宗絕句林薌溪謂此因治麻而宗其切要者莫若日月星辰白虎朱鳥蒼龍元武之星爲四宗合日月爲六宗近時諸說已見駁亏林氏書而林氏之言尤爲穿鑿二十八宿星也以日月星爲六宗實止三宗分之有三十欲以治麻爲說不如謝山爲當

四方之祭說亦不同鄭元注舞師以為四望注曲禮以為五官之神注祭法以為山林川谷邱陵之神注大宗伯亏六器禮四方則以為五帝亏疈辜祭四方百物則以為蜡以周禜先王祀典上以郊五帝下以旅四望中以類四方詩大田疏云毛意四方既非望祀又非五色之帝是也鄭兩失之五官之神或其配與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方百物謂祭四方內百物之神爾鄭注以磔禳及蜡祭言是也疈辜以祭四方小神與四方大祀不同春官鬯人凡四方用蜃凡疈事用㪚是二祀本有別也說者以疈辜為祭四方尤誤

毛詩傳云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謂騂牛黑羊豕也鄭元云禋祀四方之神祈報夏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以周家詩言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則方社同用太牢孫毓從鄭義云方用特牲非也經言方祀曰方社曰方望皆與地示竝言而以禋祀者其神下主當方之示而上達當方之帝兼有陰陽故也故詩大田詠其牲騂黑竝陳禮祭法記其地亦坎壇竝設壇屬陽牲宜騂坎屬陰牲宜黑祭日于壇祭月于坎逆暑于壇迎寒于坎皆以壇坎分陰陽孔疏申鄭義以為牲各從方色獨言騂黑者略舉二方以韵句亦非也

鄭衆云四望日月星海鄭元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曾

三望淮海岱賈逵服虔許慎杜預等說魯三望祭分野星及國中山川以周案諸經言望兼及天神書望于山川左傳江漢睢漳楚之望爾雅梁山晉望周禮典瑞祀天旅上帝與祭地旅四望對文則望祀地而不兼有日月星辰天神之屬也周禮祀四望之下冄別言山川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是兆不同典瑞兩圭有邸旅四望璋邸射以祀山川是玉不同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是樂不同則四望祭四方嶽瀆之望不兼及餘山川也從後鄭說

魯有三望公羊傳云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不祭三望者何祭太山河海也何休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异義云謹案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分野星及國中山川鄭元駁之云望者祭山川之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楚昭王曰河非所獲辠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境不及于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卽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以周案天子方望無所不通故四望四望者四方之望也

非限定四事故許以日月星河海岱言之鄭以五嶽四鎮四瀆言之當以鄭說為正諸侯方祀名山大川有不在其地者以不通而不望故望不必備其四在其地之名山大川又無定數故望亦不必限以三惟魯東有海南有淮北有岱故三望爾諸侯三望非通制也公羊之義如此三望舉河字之譌鄭君以淮易之是也賈許諸儒以分野星及本國山川當之其意三望為諸侯之通制故鄭駁之而左傳孔疏猶謂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失之矣

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傳云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

可也說者謂望祀天神此其證以周案郊後有望望因郊起是望為郊之細事非謂郊祀天神之大望祀天神之細也望者祭名山大川之名鄭注是也

杜佑云望一歲凡四祭一者迎氣時二者郊天時三者大雩時四者大蜡時以周案三正記郊後必有望春秋書不郊猶三望此望時之明文餘無攷見且每歲迎氣有五不得以五迎氣為一望

祭法五祀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月令以為戶竈中霤門行左傳以為句芒祝融蓐收元冥后土鄭駁又以為即五天帝亏王者宮中曰五祀鄭元釋大宗伯用左

傳說釋小祝用月令說釋王制用祭法說楊倞注荀子以礿祠烝嘗及大祫爲五祀又以禘郊祖宗報爲五祀以周案祭法所言爲殷制左傳月令據周制言也周禮五祀有二一爲中祀左傳所云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是也一王者宮中曰戶竈中霤門行其羣小祀也大宗伯五祀文在五嶽上爲中祀故鄭注據左傳文以釋之小祝所掌五祀爲羣小祀故鄭注據月令文以釋之義各有當隨文分疏鄭注自精司服祭五祀則希冕與祀上帝大裘冕享先王衮冕迥別大宗伯祭五祀以血祭與禋祀上帝祼饋祠禴嘗烝享先王諸大典亦不同

先鄭楊倞諸說兼當于經不可從也
金鶚云五帝為五行之精佐昊天化育其尊亞于昊天有謂五帝即天者非也月令春帝大皡夏帝炎帝中央黃帝秋帝少皡冬帝顓頊此五天帝之名也伏羲神農軒轅金天高陽五人帝以五德迭興故亦以五天帝為號若月令所言則天帝也鄭注以五帝為五人帝伏羲以䖏兼司四時者乎其亦誤矣五行氣行于天質具于地故在天有五帝在地亦有五神五神分列五方佐地以造化萬物天子祀之謂之五祀月令春神句芒夏神祝融中央后土秋神蓐收冬神元冥即五祀之神也

說者以五神為人神非也左昭二十九秊傳少皞氏有
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
為元冥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
為后土此五官有功亏世故配食亏五神若月令句芒
等則非人神也鄭注又誣矣周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
稷五祀五嶽列五祀亏社稷五嶽之閒而以血祭祭之
其為地示尤明鄭司農以為五色帝後鄭注謂五官之
神夫天神人神安得列亏社稷五嶽之中而血祭之也
抑又誤矣以周案知月令大皞諸帝為天帝之號則緯
書靈威仰諸名可以黜知月令句芒諸神為土示之號

則大宗伯血祭五祀别于社稷五嶽之間其疑亦可以
釋金氏此言可訂舊譌
諸經竝言五祀而記祭法獨箸七祀鄭元云五祀殷制
七祀周制以周案殷人七祀周公制禮别祀司命泰厲
而云五祀爾故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而别
言槱燎祀司命蓋五祀與社稷同為地示之屬司命則
屬天神泰厲則屬人鬼與五祀不相類故周禮分别之
太平御覽引世本云微佗五祀注云微殷王八世孫鄭
沿世本遂以七祀屬周與周禮違或者因周禮别祀之
善遂疑祭法之不經亦非鄭注祭法云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

在旁山即厲也據此是漢猶沿七祀之法矣

記祭法言大夫三祀適士二祀庶士庶人一祀說者引曲禮王制大夫祀五祀既夕記行禱五祀以爲難鄭元云大夫祭五祀謂有地者其無地祭三百陸佃云祭法言其立曲禮王制言其祭既夕禮言其禱禱與祭异祭與立异故不同以周案禮器服例公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大夫有地稱君故得與諸侯同祭五祀祭法所述本异代禮鄭注無地祭三蓋周禮亦然與士不得祭五祀諸文皆然不得據行禱五祀以爲難禱非常祀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上神若司命之屬士盡孝心亦禱

鄭[元]說五祀祭于廟七祀祭于宮中孔穎達云于廟殷禮于宮周禮以周案鄭意七祀有司命泰厲不㝵祭于廟故以爲宮中其實司命泰厲別有祭處而戶中霤祭于廟堂室之奧竈門行祭于廟門室之奧凡五祀祭于廟

鄭[元]云凡祭五祀有主有尸孔穎達云先設主于其所旣祭徹之更陳鼎俎饌食于奧之筵冓其時主移筵上主人出戶迎尸尸入卽筵而坐或云先設主于其所親之也後迎尸于奧而不用主尊之也或云五祀非人鬼不爲尸以周案祭五祀有尸見曾子問旣設主又立尸

者主以識神尸以象神也注疏祭奥主尸兩設是也
白虎通義云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
時祭牲也一說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
豕或云中霤用牛不得用牛者用豚井以魚以周案白
虎通義備載三說以後為正鄭注月令引中霤禮云祭
五祀用特牲卽後一說所本月令孟春食麥與羊孟夏
食菽與雞孟秋食麻與犬孟冬食黍與彘此次一說所
本月令中央食稷與牛玆云中霤以豚者卽後一說中
霤用牛不得用牛者用豚之意或謂社稷五祀無異秩
天子社稷用太牢諸侯社稷用少牢五祀之牲當同此

雜信

白虎通義云春祀戶祭所以特先脾者何春木王殺土故以所勝祭之也若冬腎六月心非所勝也以祭何以爲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者水最卑不得食其所勝异義云今尙書夏侯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尙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愼謹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尙書同鄭元駁之云此文异事乖未察其本意月令五祭皆言先凡言先有後之辭春祀戶其祭先脾後腎夏祀竈其祭先肺後心肝

季夏祀中霤其祭先心後肺肝秋祀門其祭先肝後肺心冬祀行其祭先腎後脾凡此之義以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寿而肺在上春位小寿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膈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膈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昇同五行之義今醫病之法以肝為木心為火脾為土肺為金腎為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為劇以周案五藏配屬歐陽為是五祀祭先鄭義為長月令疏引异義未詳今據五行大義及鄭本注補正記月令冬祀行祭法七祀五祀三祀亦皆云祀行說者

據石渠奏議白虎通義改為冬祀井謂井重于行也高堂生云月令仲冬祀四海井泉祭井自從小類不列五祀程頤云古者八家同井葢五祀皆門內之神井則非一家之所獨也難者又云行亦非門內之神古人出門時有軷祭以祭行道之神冬則役車其休矣又何祭行而不及井哉以周案五祀皆宮中之神起居飲食之所繫戶中霤之神在室中竈神在廟門外東行神在廟門外鹵釋宮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此對文爾通言之步趨亦行也故設行神于廟門外檀弓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凡

躐行必毀宗行神之位當所毀宗廟門牆之西也中霤竈宗門行掘毀之跡轢之示亦者無事于五祀也則五祀祭行神亦明矣自中霤文以載釋行而行之神不明自時則訓以并易行而行之祀以絕載山惟遠行時告祭之并泉于仲冬時專祀之此本無與于五祀且五祀祀于廟為其廟中神也載并之神何關于廟而乃入廟以祭之哉或據月令鄭注冬陰盛寒于水祀之于行從辟除之類遂謂祀行即以祀水佗行佗井其義一也說尤難信

鄭元云冬祀行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于軷上孔穎達云中霤禮文以周

案宮中平道之神曰行出國門而跋涉山川則又有軷

行非軷也行為歲時常祀軷為遠行祖道之祭

异義云大戴記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盛于盆尊于瓶

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以為竈神許慎

謹案月令孟夏祀竈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于人非老

婦也鄭元駁云祀竈禮設主于竈陘祝融乃古火官之

長猶后稷為堯司馬上公也今但就竈陘而祭之屈上

公之神何其陋也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文列

在上與祀竈絕遠而推合之文義不次曷㝵為義又左

傳云五官之神生為上公亦為貴神若祭為竈神豈㝵

謂賓神乎特牲饋食禮云尸謖而祭饎爨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臧文仲燔柴于竈夫子譏之云盛于盆尊于瓶若祝融之神豈可以盆瓶之器賓于陘而祭之乎以周案竈自有神先炊老婦其配也祀竈曰老婦之祭者是猶祀帝曰郊稷也小戴記燔柴于奧奧者老婦之祭許引大戴奧字作竈是也風俗通義引禮器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于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于盆尊于瓶字亦作竈鄭注云奧或作竈是小戴亦自有作竈之本也鄭又讀奧為爨者祀竈在夏時先設主于竈陘祭以俎及籩豆又陳鼎設饌于

奧延尸入主其禮盛祀竈則在宗廟時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于爨竈用黍肉無籩豆俎其禮簡略也蔡邕云祀門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以周案獨斷本月令鄭注聘禮釋幣于門注云主于闑布席于闑西閾外東面主于闑謂設主于門闑釋幣與祀禮异也或據此以難蔡未是

受業常熟孫同康
孫次戌仝校

羣祀禮通故二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伊耆氏始爲蜡伊耆古天子號皇侃熊安生等竝以爲神農羅泌說神農初國伊繼國耆故氏伊耆陳祥道說禮記伊耆氏始爲蜡周禮伊耆氏掌其王之杖以老者尋杖然後安猶老物待蜡然後息也伊耆氏以有功于耆老箸矣故後世以其官爲氏周人以其氏名官果伊耆氏實古帝王之號不宜列于銜枚氏壺涿氏而以下士之官名之以周案蜡主先嗇說者竝以爲神農豈神農始爲蜡而自祭其身以爲先嗇乎抑八蜡之

名䢅亏後代乎今不尋其詳矣曲園襍箸云說文伊篆說解曰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从尹若然則是殷爲伊尹特製此字乃伊洛之文先見亏禹貢矣許君必無此謬說疑其原文曰伊古聖人尹治天下者也與媧篆說解曰媧古神聖女化萬物者也一律古神聖女化萬物者謂女媧氏也古聖人尹治天下者謂伊耆氏也若然許鄭同義

鄭[元]云天子大蜡八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蔡邕說同王肅分猫虎爲二而去昆蟲張載陳祥道等據記文祭百種句而以百種

易昆蟲以周案記文明云主先嗇祭司嗇祭百種享農及郵表綴禽獸祭防與水庸則司嗇下宜補百種猫虎當易禽獸禽獸總名猫虎偏舉耳鄭云百種因以昆蟲為一蜡說者謂昆蟲不當祭若祭除昆蟲者亦當祭除草木者而蜡不止有八矣猫虎分為二尤非近蔡氏說亦難信

鄭元云饗農及郵表畷農田畯也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于井閒之處也詩曰為下國畷郵孔穎達云表田畔綴謂井畔相連綴于此造郵舍田畯處焉所引詩齊魯韓詩也毛詩作綴旒賈公彥云郵行往來立表

畷止亏其下阮元云郵乃井田上道里可以傳書之舍也表乃井田閒分界之木也畷乃田兩陌之閒道也凡此皆古人祭饗處以周案阮氏分釋郵表畷三字卻有依據但此八蜡之一祭不可分析為三事蔡氏謂郵一祭表畷一祭叓非表畷者古兩陌閒之道有樹以表識周語所謂列樹以表道是也郵為過逕往來通行之總名郵表畷者郵之在井閒表道之處者也詩意主亏通行曰畷郵蜡祭主在所表之神曰郵表畷其所表之神即大司徒所謂樹之田主乃社稷之所馮依者也下祝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水歸壑祝坊及水庸土反宅

祝鄭表畷反亦歸也宅安也樹之田主所以安之也鄭
注表訓表率故曰督約百姓井閒釋畷其處指阡祭鄭
之所在賈釋鄭表字是訓畷爲止非也孔釋畷爲綴可
通鄭訓舍非鄭意遂人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
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鄭注徑容牛馬畛容大
車涂容乘車乘車六尺四寸說文畷兩陌閒道廣六尺
陌爲百夫之涂許以爲廣六尺鄭以爲廣六尺四寸尋
常田畷如此若表畷之地自大常畷與難以容鄭舍也
且畯爲田畯既居八蜡之一而又饗之亏其鄭舍是田
畯有兩祭而八蜡實止七矣陳碩甫謂注以督約釋鄭

字似非鄭意阮雲臺又逌畷爲旒謂所表有旗旒又謂表以樹又謂綴以毛裘之物未免愛博洽而反成曲說矣

鄭元注月令天宗公社門閭及臘先祖五祀即周禮之蜡祭而郊特牲注又分蜡臘爲二蔡邕獨斷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張揖廣雅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以周案蜡臘當分二祭獨斷廣雅皆誤蜡祭八神而天宗公社門閭諸祀不與焉鄭注亦非臘者蜡之屬故臘可謂之蜡而蜡不得謂之臘自漢歲終祭百神俱名臘則臘行而蜡廢又分王祖

寢臘則祖顯而臘亦微

禮家舊說皮弁素服而祭謂蜡祭黃衣黃冠而祭謂既蜡而臘陳祥道云司服王祭羣小祀則元冕是王元冕祭蜡而有素服與黃冠者蓋執事之服也方慤說皮弁素服爲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爲助祭者之服觀下野夫黃冠可知或說天子諸侯蜡祭皮弁素服民閒蜡祭黃衣黃冠以周禮蜡祭八神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謂之息老物用送終之服故曰皮弁素服葛帶榛杖臘祭先祖五祀又勞農以休息之謂之息民用田夫之服故曰黃衣黃冠野夫黃冠者明黃冠爲野服也與下草笠

尊野服同義蜡以送終安得用冕服以勞農非野夫亦與祭諸說皆誤金氏禮說分息民與臘爲二未是

記禮運云昔者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鄭元云蜡亦祭宗廟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以周案與于蜡句賓事畢句賓讀如儐鄭注助祭卽釋儐事蜡後祭宗廟孔子安得爲賓孔疏失其義後之注家遂沿而不審蜡本在國故周禮曰國蜡曰國索魯雉門有兩觀自國至觀不得云出遊則此所云蜡卽臘也臘者蜡之屬既蜡而臘先祖五祀于廟廟在雉門內觀在雉門故云出遊觀上

許愼說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蔡邕說臘者歲終大祭皇侃說夏殷蜡在己之歲終孔穎逵云郊特牲十二月蜡據周言夏則十月殷則十一月謂建亥之月也楊復說蜡臘在建丑之月周亦不以建亥爲臘以周案記言蜡在歲十二月注疏謂周正建亥之月是也郊特牲云旣蜡而收謂收積聚月令云孟冬積聚無有不歛仲冬有不收積聚者取之不詰則收積聚必于孟冬而蜡在亥月明矣蜡畢卽臘臘蜡同月（孔疏謂臘在蜡之後日）故月令臘在孟冬晉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宮之奇曰虞不臘矣亦其證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田夫如謂蜡臘在丑月

是民收息已久非蜡而收民息也且過丑月亏耜舉趾是農事將起亦非臘以勞農而休息之也後世行蜡臘亏歲終僃丑月爲臘月失其義矣惟周隋二朝孟冬下亥蜡百神臘宗廟閤合古制正朔可改蜡臘無异也許蔡二說依漢制言皇楊二說尤爲舛謬　又案近之申楊說者云記曰既蜡君子不興功功謂土功十月營室中土功方始則蜡不在亥月矣殊不思郊特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文承上既蜡而收民息已而言民息即上文所謂息田夫也則興功之功指田功言明矣如指土功與上文無一可通

左氏傳十二月晉滅虢宮之奇謂虞不臘孔穎達云當時有臘祭朱熹云秦始有臘左傳是秦時文字以周案秦本紀惠王十二秊初臘謂是時始行亥月之臘非臘始于秦也始皇三十一秊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謂是時改亥月之臘又復丑月之嘉平也十二月為夏正之丑月在秦為三月此以史公作本紀在太初正律以後以夏時追改其月也讀秦本紀項羽本紀倒書時月自見漢既改嘉平為臘其祭當在亥月斯合周禮而乃丑月行臘仍承秦制失其義矣自後相習不察遂倂季冬為臘月而楊信齋反致疑月令臘在孟冬且何以解左

傳虞不臘

鄭[元]云羅氏蜡則作羅襦襦細密之羅襦讀爲繻有衣袽之繻蜡時豺既祭獸可以羅网圍取禽也辥季宣云襦婦人飾禮言大蜡索享大羅氏致鹿與女戒諸侯以鹿不可致故作羅以示之女不可致故作繻以示之以周案襦羅衣非婦飾如辥氏說字當讀爲袡說文袡袡翟羽飾衣夫人所服也左傳紀裂繻公羊傳作履緰是其證

鄭[元]云臘者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應劭云臘者接也新故交接大祭以報功也以周案臘者獵也因獵以祭

故字作臘羅氏蜡作羅禞是蜡臘有獵也應氏謂臘在

歲終故有此謬說

記月令有三時儺季春國儺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

以發秋氣季冬命有司乃儺以送寒氣鄭元說春冬儺

陰氣秋儺陽氣或說秋亦儺陰氣或說季春儺以畢春

氣春氣陽氣也季春是儺陽氣以周家儺以除陰氣秋

冬陰盛春亦陽微皆有儺獨夏無儺則以盛陽之時陰

慝不能作故也周禮方相氏驅疫厲夏官亦取盛陽厭

陰慝之義則儺以除陰氣明矣天之有陰陽猶人之有

君子小人彖傳曰否內陰而外陽內小人而外君子

皇侃說季春國儺下及于民季冬大儺不及民熊安生
孔穎達說國儺惟天子諸侯有國爲儺大儺下及庶人
成伯璵云大儺者貴賤至于邑里皆得驅疫命國儺者
但于國城中行之耳以周案熊孔爲長月令季春九門
磔攘王居明堂禮仲秋九門磔攘春秋二儺祇及南面
九門季冬大儺旁磔旁謂四方磔及四方不止南面九
門先君子論語後案云鄭注鄉人儺云十二月命方相
氏索室中驅疫鬼鄭既分明云十二月鄉人儺而皇氏
解季冬儺不及鄉人與鄭義違
記郊特牲鄉人禓朝服立阼存室神也孔安國云恐驚

先祖朱熹云恐驚先祖五祀之神金鶚云儺亏寢不亏廟廟鬼神所依何必毆疫經言室神明是五祀之神若先祖不得謂室神以周案金說甚是儺記作裼儺裼義同魯論作獻儺獻音近

舊說城隍神不見亏古以周案城隍字見周易其祀實剏始亏伊耆記云伊耆氏始為蜡祭水庸水者隍也庸者城也字亦作鄘傳曰祝宗用馬亏四鄘又曰祈亏四鄘至吳赤烏時復修其祀越唐斯盛宋建隆後其祀徧天下但城隍土示也宜營壇以祀之後世改建廟宇塑立神像援古紀信灌嬰等及當代賢邑長以為靈名曰

城隍實人鬼非土示矣

鄭完云設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詩人謂之田祖孔頴達說田祖之名兼神農后稷而田主不得兼神農周禮云設其社稷而樹之田主則田主惟社稷矣賈公彥說田主以神農為主后土田正二神馮依之同壇其位以周案社后土稷田正田主為社稷所馮依之樹即八蜡所謂鄭表畷鄭意田主卽田畯為人鬼故此注舉詩之田祖況之注八蜡郵表畷亦云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于井閒之處二疏所言與經注竝違

异義云公矦祭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國位百辟者國君先有功德于人者今在其位故祭報之以周案王制天子諸矦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文不及卿許說是也因國中卿以下有功德于人者亦諸矦祭之百月令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百縣古諸矦地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自是通義

賈逵云禜祭爲營攢用幣以祈福祥許愼云禜設緜蕝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于日月星辰山川也鄭元云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巳以周案禜从營

省謂營其地以為壇也鄭注祭法幽宗雩宗宗讀為禜禜有壇賈許鄭義並同禜有牲賈但言幣不言牲與鄭異賈據左傳天災有幣無牲之文也雲漢之詩曰靡愛斯牲是水旱之禜有用牲者矣春秋莊二十五秊書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用鼓為攻禮攻有幣無牲故傳云爾非禜禮然也

周官族師春秋祭酺故書酺或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鄭元云酺者為人物裁害之神也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段玉裁云杜從酺鄭引校人馬步之文以見步亦可從而蝝螟

之酺人鬼之步分別異字未聞其詳以周案說文酺王德布大飲酒此酺之本義族師因祭步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故假酺字為之其神所謂步是也故引校人馬步以証之蝝螟謂之酺人鬼謂之步此葢杜子春說也子春以二字有別故云當為酺鄭以其說未可知故以人物烖害之神兼言之

鄭[元]云聘禮出祖釋軷祭酒脯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于軷為行始也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祭畢乘車轢之其牲犬羊可也盛世佐云

始行而祭曰祖軷軷壤也釋軷者舍其所祭之物于軷上也以周案鄭注祖為始行之名軷祭名盛說祖祭名軷為設祭之處兩說不同當從鄭經但云酒脯則無牲矣有牲者天子諸侯之禮也

詩家說取羝以軷將出祖道犯軷之祭禮家說舍軷為祖道轢軷磔犬之祭以周案聘禮釋軷祭酒脯為大夫禮詩生民祭軷取羝為諸侯禮犬人伏犬軷上以王車轢之而羊人無伏祭之事則天子不用羊而用犬也說見詩疏

風俗通義云禮傳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

迹所逢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祖者徂也詩云韓侯出祖左氏傳夢周公祖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于午故以午祖以周索祖自有神禮傳所言葢謂配其祀者鄭注聘禮云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不敢此為說為其工之子自配祖神亘行于宮門祖于國門祖之言徂亦備一說

許慎云軷出將有事于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為軷既祭犯軷鄭元云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孔穎達云軷壤廣五尺則轢者惟車之一輪轢

亘若兩輪相厺八尺不㝵俱轢以周案鄭說神主與許
略別詩生民箋祭軷有尸未聞月令冬祀行鄭注據中
霤文以為行亦為軷壇厚二寸廣五尺其釋軷則云封
土為山象則其厚必非二寸矣厚非二寸廣亦非止五
尺矣孔疏行軷不分說遂遻牾

鄭[元]云厲主殺伐士器禮曰疾病禱于五祀司命與厲
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
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祀之山即厲
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為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
歸乃不為厲以周案分祠正也漢時民家合祠簡巳山

即厲也民惡言厲二句連讀明當時偁厲爲山之故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乎又明巫祝家之失傳孔疏未嘗春秋左氏傳鄭伯有爲厲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何休膏肓難之云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鬼神爲政必惑衆故也今左氏以此令後世信其然廢仁義而祈福于鬼神此大亂之道也鄭元鍼之云鬼厲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尙書五行傳六厲是也人死體魄則降魂氣在上有尙德者附和氣而興利孟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由此也爲厲者因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厲鬼月令民多癘疾五行傳有禦六厲

之禮禮天子七祀有泰厲諸侯五祀有國厲欲以安鬼神弭其害也子產立良止使祀伯有以弭害乃禮與洪範之事也子所不語謂虛陳靈象亐今無驗也伯有為厲鬼著明若此而何不語乎以周案鄭義甚精鬼神者乘天地之氣而布濩人間者也天地之氣得其和尙德者附和氣而與利一失其和為厲者亦因不和之氣而施災為君相者能變理陰陽使不為厲上也其次息有以安之此皆經常之道也鬼神之為德經傳明著之矣子不語者其變態有不可窮詰者也論語難曰君子道其常不語其變

秦蕙田云觀明太祖祭厲及告城隍文其于厲也既憫之憐之又令其聽命于城隍各安其分其于城隍也又令分別善惡以區處之憫之仁也區處之義也其于府州縣也不特憫之區處之反令伺察生人之善惡以告于神是併有所以用之俾闇之者知虛冥之中昭布森列赫然有以動其謹畏之心祀典之所係豈不鉅哉或疑伺察善惡以為不經以周案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鄭注云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士喪禮云疾病禱于五祀非是意與

鄭[元]云仲春祀不用犧牲為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叜皮幣叜猶易也蔡邕云祀謂祈祀是月獻羔以太牢祀高禖宗廟之祭以中月安㝵不用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者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用犧牲者是月不用之助生養用鄭注義傳祈以幣代牲或因云高禖之事乃造說曰叜者刻木代牲如廟有桃梗此說自欺極矣以周案祀謂祈祀蔡說是叜亦祈之別名蔡訓代非叜與梗古本通左傳祈以幣叜管子佗幣梗卽周官女祝所謂招梗也或訓叜為梗自通特云高禖之事刻木代牲斯失矣

鄭興云女祝以時招梗禬禳之事梗讀為亢謂招善而亢惡去之杜子春云梗讀為更鄭元云梗禦未至也惠士奇云管子四時篇修除神位謹禱弊梗弊當作幣左傳襄九年祈以幣更更猶梗也禱神之名猶禬與禳也招以茅謂福祥引之來梗用幣謂凶咎遷之去康成謂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以辭責之用幣而已然則梗者六祈之攻說與以周案梗讀為更當從杜注左傳祈以幣更賓以特牲皆言其崇儉特牲為牲之特幣更為更之用幣更為禱神之名故月令云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祀更對文祀謂祈祀蔡氏章句是祈祀之大者

有用犧牲亏是月用圭璧其小者曰招㮂招以茅男巫職文㮂直用皮幣而已鄭注月令高注呂覽杜注左傳俱失之

周官肆師小子之祈珥士師作刏珥犬人作幾珥故書祈為幾亦為饑杜子春讀幾為祈珥為餌鄭衆讀幾為庪（釋文作祓）鄭元據士師讀祈幾為刏據襍記讀珥為衈許愼說文無衈字云刏劃傷也一曰斷也幾以血有所刏涂祭也以周案故書饑蓋幾字之誤杜先鄭所見故書作幾許所見故書作饑後鄭兩載之故云故書祈為幾亦為饑錢竹汀說管子形勢篇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

祈卽爾雅祭山庪縣之庪祈羊卽庪縣之羊則杜讀爲祈司農讀爲庪一義皆祭名也許後鄭俱以爲衅禮而後鄭以刉衈爲正字許又以爲幾正佀幾珥爲古文之叚借撫正字說又不同或據易祓說祈珥卽記文祭有祈有由弭之祈弭祈謂祈福祥珥謂弭裁兵亦謂之祈禳先鄭小子注云珥社稷以牲頭祭也卽古磔禳之法李巡說祭以牲頭骸及足破之以祭故曰磔禳祭以除厲殃與弭同義此又一說存參

鄭元云刉衈者衅禮之事用牲毛者曰刉羽者曰衈以

周案禨記成廟則衅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

刲羊血流于歬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衈皆于屋下割
雞門當門夾室中室鄭注本此以刉衈為釁禮是也其
以刲羊為刉割雞為衈殊泥刉字从刀義取割牲說文
訓斷廣雅訓刺山海經郭注訓刲皆其証衈字从血義
取涂釁穀梁叩鼻衈社范注云衈釁也取鼻血以釁祭
社器山海經字又作䎶郭注云䎶音餌以血涂祭皆其
証刉衈者割牲血以涂乃釁禮之別名也經傳或言刉
或言衈或言刉衈單文連文義㝵兩通襍記于羊言刲
雞言衈與小子職于社稷言珥五祀言祈皆屬互文非
對文如疏家言刉衈為對文則社稷之衈專用羽五祀

之刏專用毛未見其可通矣惠氏禮說拜彈鄭注謂割
牲曰刏薦毛曰衈祭血曰幾段氏說文注拘守許說又
謂刏者劃取其血不專主殺失之
鄭[元]云衈謂刲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
告神欲其聽之以周案惠氏薦毛曰衈之說本鄭此注
殊不思刏衈者以血涂釁之名也衈字从血何取于毛
毛牛尚耳何與于釁說文無衈字以義言之字當从血
从弭省弭亦聲鄭注以為从血耳會意其說殊曲惠氏
訓為薦毛彌失本真